

还三国真面目

高恩源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评说 《三国演义》



还三国真面目

——评说《三国演义》

高思源◎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三国真面目：评说《三国演义》/高恩源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6

ISBN 7-5059-5267-6

I. 还… II. 高… III. 三国演义—文学研究 IV.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099 号

书 名	还三国真面目——评说《三国演义》
作 者	高恩源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校对	刘 宁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厂	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67-6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前 言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谁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谁就不会有彻底的唯物史观；谁没有彻底的唯物史观，谁就不会有彻底的唯物史观的对历史的论述、描写和评论。

评《三国演义》，评任何历史演义，都只能以唯物史观来评。任何离开或歪曲唯物史观的评论者，都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历史唯物主义者。

以任何朝代或个人为“正统”都是违背唯物史观的，也就都不是历史的正统。齐太公所说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唯有德者趋之”，真乃唯物史观者。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历史小说，他的论述、描写，虚构、夸张和运用艺术手法，不但体现不了彻底的唯物史观，就连一般的历史观也体现不了；他简直就沦为那外君子内小人、伪君子刘备的私人奴才！而且是令人肉麻的奴才！他根本就不知只有唯物史观才是真正正统的历史观，才能对历史一统到底。古今中外，都只能是这个正统的历史观，无一例外。

从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来看，他认为中国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只有汉朝那四百多年的历史才为正统。这种看法既违背了“汉”又违背了历史的正统。而且，他将他自己口称的“三国”也只看成是“刘”家的一国，仍以汉为正统。而更能显露罗贯中是刘备的奴才的是：“刘”家的刘表、刘璋也都不能继承“刘”家的天下，只有刘备配承“刘”家的天下。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历史小说，他只知可以虚构、夸张和运用艺术手法，他似乎根本就不知虚构、夸张和运用艺术手法与历史事实的辩证关系：没有史实就无所谓虚构、夸张和运用艺术手法。也就是说，没有史实也就不可能有虚构、夸张和运用艺术手法。所以，在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小说里就有诸多篡改历史、编造历史的情节。比如：“七擒孟获”是事实，“三气周瑜”就是编造；“一出祁山”是事实，“空城计”、“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就是编造和篡改，等等。他搅乱了历史，混淆了是非。

更甚的是，罗贯中将写《三国演义》当成是他施展个人权术的阵地；是他投靠主子，出卖灵魂的市场；是发泄他个人私愤的公堂。这当然不能如此平白地论人。事实就是：在他的《三国演义》中，多处将战争胜负的事实反写着，将胜者写成败者，将败者写成胜者，他想让谁胜，谁就是“胜”者；他想让谁败，谁就是“败”者。其具体事例都在“评”里。

刘备走到哪里，哪里的百姓就“箪食壶浆，焚香遮道跪拜”迎接，或者“愿随使君”！这里引一段原文：“（诸葛亮）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有了原文，人们就可相信了，这真是鬼笔写出来的鬼话。那“两县百姓”能“齐声大呼”吗？又是什么人能听到“两县百姓齐声大呼”！？从古到今，哪有百姓愿抛弃自己的家业，扶老携幼，背井离乡，跟着东征西战的大兵出走的？罗贯中那支笔不是支鬼笔吗？写那些话不是鬼话吗？

什么叫“败笔”？罗贯中再三交代不出那十几万百姓被刘备安排在哪州哪县，给了多少房屋和土地，最后他也没找到办法来交代出那十几万百姓的下落，只好就那么不了了之，将那十几万百姓丢弃再不敢提及，这就是罗氏最大的败笔！

由此，对罗贯中所谓的“文笔”也可见一斑了。罗贯中是这样的做文章，他不是出卖灵魂不讲价钱嘛！罗贯中向曹发泄的恨，栽赃、糟蹋、谩骂，就更达到蛮不讲理的程度。可以说，罗贯中是见曹操就骂、就糟蹋、就诋毁、就栽赃，恨不得将曹操一口给吃掉！对周瑜也是，一见周瑜就变着法儿予以羞辱，甚至对孙策、周瑜的妻子大乔小乔也不放过，也给以羞辱。真令人鄙视！

一部《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每一回都是两个大标题,有的在在大标题之外还另有内容,也有的只有大标题而没有内容,但是,总合算来,还是二百四十多篇文章。在二百四十多篇文章中,罗贯中将文章写得比较对路的至多也就是十几篇。其中有两篇文章又特别惹眼。一篇是在陈仓,诸葛亮三十万精兵与魏陈仓守将郝昭三千兵战二十余日被郝昭所败,直截了当地揭露了诸葛亮的无智、无能。当然,这是从《三国志》中搬来的。第二篇是:“出陇上诸葛妆神”大抢民麦,狠揭了诸葛亮对民的为害!同时,似乎又闪烁出在罗贯中的心目中还有个“民”字。文章的根据是《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大芟刈其麦”。其余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偏颇、歪曲、篡改、编造甚至邪恶的情况。

如此,无论罗贯中的文章好坏,都极其有力地说明:对《三国演义》应该“评”!而且,对何磊为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版《三国演义》写的“前言”也应该“评”!因为他那篇冗长的“前言”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脉相承。

评《三国演义》,首先在看待几个人时,位子要摆正。

第一,在看待《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时位子要摆正。罗贯中距三国一千二百多年。到罗贯中所处的时代,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那就是在三国前面还有三千三四百年的历史,那么,罗贯中就应该既看到三国前面三千几百年的历史,也看到三国九十年的历史,还要看到三国后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不能只看三国那一段历史。写小说的作者进行适当的虚构和夸张以及运用艺术手法是可以的,但作者对真实的历史人物没有调动权或职务的任免权。如果用了这种权,那就算篡改历史,或者叫做失真。

至于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如何,那就该让人评了。

第二,对给《三国演义》写“前言”的何磊的位子也要摆正。何磊是现代入,应该站在五千年历史的位子上看三国历史。何磊在他写的“前言”里,提到马列主义、为统治阶级服务和其他一些现代人的观点,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三国的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理论和知识。

第三,对评《三国演义》的人的位子也要摆正。我作为评的人,我也是现代人,我的位子应该和何磊一样。但,何磊所说的话我一律不说。

评“前言”

评《三国演义》先评评何磊给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版《三国演义》写的“前言”。(以下简称“前言”)

首先要问问,《三国演义》的原“前言”哪去了?怎么不留着?新的旧的都让人们看看嘛!有比较才能有区别嘛!

旧“前言”我倒是见过,与何磊的“前言”很不一样,特别是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封建阶级统治及理论。

三国时代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封建阶级统治等理论。

一、原文:“《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评:《三国演义》是在什么时间由什么“集体”创作的?“民间艺人”能算“集体”吗?“有民间艺人”的“集体”吗?那“艺人”各地都有,又各有各的创作,对他们的创作,也可能有人加以综合,但这也不能算作“集体”创作,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因此,何磊的这一论点就不能成立。说是在“民间艺人”创作基础上形成的倒还是可以的。

原文:“第二,它……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评:真令人吃惊!真不知这何磊是何许人物?他有多大的权利?他的理论根据何在?若照这理论,那写历史小说的人,将那坏人坏的东西都删去,给他都换成好的东西,那坏人岂不成就绝顶的“好”人了?反

之,将那好人的好东西都删去,给他都换成坏东西,那好人岂不又变成最坏的人了?

呜呼!原来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过《铡包案》,不是包公铡陈世美,而是陈世美铡包公,就是根据类似何磊的理论来的!

这还了得!如此,这写历史小说的,这罗贯中,他们的世界观都是什么?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又是什么?他们的意识又是什么?一切都按照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他们的意识来决定取舍,结果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世界观就那么好?有多好?他们的意识就那么好?有多好?一切都是他们来删改、取舍,“艺术虚构,夸张”,那还叫什么历史小说,叫什么“三国演义”?就叫“罗贯中小说”、“罗贯中演义”不就更确切了吗?

按照何的理论,这世界上还能分清好人坏人吗?这世界上若真的分不清好人坏人,那岂不就乱成一锅粥了!

何磊为什么要写下这段理论呢?很显然,他已看清了罗贯中的“杰作”,而且,他非常赞赏罗贯中那样做,所以,就给罗贯中那“杰作”加以理论化。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竟无一人对这种理论提出任何一点说辞,岂不怪哉!

这何磊的理论能用吗?能站得住脚吗?其实这两问已是废问,木已成舟三十多年了,早已印到印数最多的《三国演义》“前言”上了。何磊已是得意扬扬三十多年了,我今天才提出来评,何其晚矣!晚矣也不是最后的时间,后面的时间还多着呢!我还是要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理论。

那么,什么样的理论才对才能用呢?“原汁原味”的理论就对了,就能用。写历史小说的人就是要“原汁原味”地反映历史人物的真实世界观,真实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意识,真实的历史事实情节,并采用高度的艺术手法加以渲染。人们要看的,要知道的正是历史人物的世界观和历史故事情节体现出来的思想性是什么样的高度。最根本的问题是:从来是客观人物和事物决定作者的思想认识,不是作者的思想认识决定客观人物与事物。何磊是不是将问题来了个大翻个?

二、原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

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悲愤得‘心胆俱裂’,决心‘伸大义于天下’,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当汉献帝被废以后,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继汉统,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正统’。而对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所谓‘名虽汉相,实为汉贼’。”

评:何磊的这一段言论,意思是实行王道的人是仁慈的,而人民的灾难是乱臣贼子破坏的。自以为很聪明、很巧妙,实际上其中的破绽让人一眼就看穿了。他是借《三国演义》之名,行替刘备说话之实,宣扬刘备是正统,曹操是汉贼,刘备仁慈,曹操破坏纲纪,刘备受人民爱戴,曹操遭人民反对,等等。说就直说了吧,又何必捎带那么多的封建统治者?矫揉造作,再造作也让人一眼就看出,何磊就是个“帝蜀寇魏派”。那所谓的“蜀汉”根本就没这个词,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它怎么会有这个词呢?纯是所谓的“帝蜀派”给编造的,也就是清朝的毛本给造的。还将蜀“编在”“汉”前面,它能在汉前面吗?《三国志》是西晋的陈寿编写的,陈寿在编写《三国志》时,只有魏、吴两国,根本没有“蜀国”,也没有蜀书,是陈寿收集材料才编了《蜀书》,才有了蜀国的史料,若没有陈寿,蜀国岂不早就成“游击队”了?还什么“蜀汉”、“帝蜀”?

其实“帝魏蜀寇”和“帝蜀寇魏”两派在不同时期、不同人都存在,这是客观存在。至于两派谁对,这倒是个问题,但是这问题并不难判断,也不用什么争论,只有依客观存在而定。将近一个世纪的三国时代,不是一段空白,而是一段实实在在的社会实态。而这段实态实质就是汉朝已经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三国。所以,也就不叫汉了,就叫三国。

三国,是从国到民都公认的,什么帝魏蜀寇、帝蜀寇魏,都是各派往自己身上拉的结果,一些人倾向这一边,一些人倾向那一边。其实,拉也没用,倾向也没用,客观存在的就是三国。既然谁也没有能力将三国统一,谁帝谁寇呀?谁听谁帝呀?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谁帝谁寇的问题。要么,都是帝,三国都称帝了,可不都是帝嘛!要么,都是寇,都是偷人汉家的天下,可不都是寇嘛!不是吗?就是!

又什么“蜀汉”、“魏汉”，何磊又特地说《三国演义》是以“蜀汉”写的，其实，这种名称的本身与事理就不通，就轻重倒置。蜀大吗？汉大吧？自然是汉大，汉大为什么将汉字放在后面？“蜀汉”究竟是个何物？它代表了什么？不就是个“四川刘备为王”嘛，除了四川人听刘备的，还有谁听刘备的？叫个“蜀国”就确切了。他也就当了那么一段时间，那么一块天地的“王”也就结束了，还蜀什么汉呢？不是笑话吗？不可改变的史实是蜀最先被魏灭了，它也就再不能言“帝蜀”了，晋最终还是统一了三国，可以毫无愧色地称帝了，也同时跻身于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朝代。尽管短暂也是一个朝代。蜀，它没有统一过中国，因此，它也就没资格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事实胜于雄辩，争什么？客观存在何须争？何能争？

三、原文：“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讷，吾以忠；每与操相反。’”

评：何磊就是个拥刘反曹者，所以，他就借“前言”一段一段拥刘反曹，这一段又是其中之一。

原文：“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

评：何磊为了褒刘贬曹借题发挥竟到不厌其烦的地步了。这一段文将诸葛亮也褒在内了。

原文：“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评：曹操既被定为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就不能作为所谓“乱世奸雄”来否定，罗贯中没有这个资格，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当然也没有这个资格。不但罗贯中、《三国演义》没有这个资格，而是谁

也没有这资格,通通都没有这资格。因为,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都是事实,是客观存在,不是空的。

曹操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能统一我国北方,安定北方,这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大功,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就是曹操的一大政绩。用曹自己的话说:“有国有家之民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此,为官者似乎首先就要安定人民;如此,曹操就担当了此任,就让人民得到了安定,这能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吗?《三国演义》有这资格吗?罗贯中有这资格吗?别人有这资格吗?

其实,当时的民不单是不安,而且还饥寒交迫。曹操按照孔子的“民以食为天”的儒家思想,继承他汉朝祖先屯田的经验,领导人民屯田,又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将种水稻得到高产的经验推广到各州郡,解决“民以食为天”的根本,这不又是曹的一大政绩吗?这能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来否定吗?

所谓“政治”,孔子的理论就是“国以民为本”;齐太公的理论就是“爱民”;管仲的理论就是“富民”,“富民”也是曹操的理论。罗贯中他的理论是什么?就是偷梁换柱,张冠李戴,以自己的世界观任意虚构、夸张,想褒谁就褒谁,想贬谁就贬谁,想骂谁就骂谁的理论吗?

曹操是三国中著名的军事家,更不含糊,更不空洞,那么多路军马,均与黄巾战过,唯曹操受青州黄巾军降卒三十余万,而且将其装编成自己的主力军。

据《魏书》曰:“曹操自统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孝孙、吴之法,因事设奇,讎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名曰《接要》,亦称《新书》。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曹操卸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用曹操自己的话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最深也。”曹操亦为《孙子十三篇》作注,留传至今。

曹操用兵若用习凿齿的话说:“操之用兵也,何至百战?百战百胜,败不过十二三,三国之用兵者盖不能及。”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的评语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肇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事实也正是如此，三国中，大大小小十九路军马，全被曹操战败、歼灭，无一能抵曹操者。

汉献帝赞曹操十一大功劳，可以说全是战功。尽管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百般贬斥、咒骂，丝毫不损曹操为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就凭这曹操的军事才能，军事家能以罗贯中的世界观所胡编乱造来否定吗？来咒骂吗？

这汉献帝也实在是糊涂，他怎么就不赞那中山靖王之后，他的皇叔刘备呢？是不是这汉献帝似乎还颇具眼力，根本就比不上被那陆逊一战就全军覆没的刘备？

真可以说，一个曹操三个“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集于一身。文学作品早就进学生的教科书了，在人民群众中也广为流传，脍炙人口，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以至那些书法家将其写成美丽的书画，贴到一些人家墙壁上，让人们美滋滋地欣赏。怎么这个“大坏蛋”，人“坏”文却美！刘备有吗？刘备有眼泪！诸葛亮有吗？诸葛亮有“每自比管仲、乐毅”。孙权有吗？孙权只有碧眼黄须。可是这黄须儿却被曹操看中了，“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就是曹操的天赋吗？是不是天赋，科学家也下不了结论，反正曹操那“三个家”一般是不具备。真人不露相，有的人具备了不露相也未可知。也可能有人不服。不服者，应该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谁飞得高，谁就往高飞嘛！

这何磊欲借“前言”狠揭曹操的短处，但是还是不得不把曹操的长处也给带出来。下面可就临到全面揭曹的短了。

原文：“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

评：三国中，原有的各路军马都打“黄巾”，曹操自然不能例外。曹操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这也难免，古今中外，都是功高盖主，才大压主，汉献帝赞曹操十一大功，那么高的功劳能不盖主吗？曹操那么大才能不压主吗？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其必然。

原文：“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

评：只说曹具有极端损人利己的特性不行，必须再说出它的表现在什么地方。曹操特赏识赵奢和窦婴的“得赏千金，一朝散尽”，他实际也是这样做的。杀吕伯奢是事实，但里面有罗贯中和编戏的添油加醋，变了误杀的味儿，将其说成是极端损人利己。所谓的“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这就完全是强加于人了。汉献帝封赐曹操那么丰厚，曹操三次拒绝，他死活不接受，直到汉献帝嗔怪，荀彧等人也嗔怪他才不得不接受了。如此，这所谓“无穷的贪欲”就无从说起，仍实属强加于人。那“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的话，是一句既不客观又不讲理的话，那封建统治阶级究竟有多少恶劣品质？都是什么？在曹操身上又都表现在哪里？“前言”说出来了吗？这客观吗？这讲理吗？这话可绝对不是罗贯中说的，只能是何磊说的。这何磊是现代人，他能说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全部恶劣品质都是什么，在曹操身上都表现在哪里吗？说不出来就愣往人身上加吗？

何磊的这句话说得很不冷静，是何磊的思想情感的全部大暴露，有了何磊的这句话，就可以将何磊在他的“前言”中所有的话全部推翻。真想不到，何磊说的这样的话，三十多年竟无一人提出否定。是不是人们的眼睛懒了，人们的思想麻木了？

原文：“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携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挖掘坟墓’，真是坏事干尽。”

评：这段文字可够乱的，够自相矛盾的，也够他难以自圆其说的。文字开头说：“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曹操的兵所到之处，杀戮人民，挖掘坟墓，坏事干尽，还不浅显、还不露骨吗？一眼看不穿，两眼足可看穿了。什么叫“极端的唯我主义”？那学生的课堂上就讲那极端唯我主义的诗吗？“极端的唯我主义”这话也绝对不会是罗贯中说的，应该说是何磊代罗贯中说的。

四、原文：“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评：何磊在这段评语中，对诸葛亮的“忠贞”、“智慧”都加上引号，这可真令人感到心情舒畅。只是对那“杰出”二字也应加引号而未加，对“政治家”、“军事家”六字都应加引号或者问号。

其实，罗贯中就是在诸葛亮与刘备隆中对那一节给了诸葛亮一点“政治家”的气度和味道，在杨驹谏诸葛亮那一节里，那诸葛亮被贬得简直还不如一个家庭俗妇，哪还能谈得上“政治家”！罗贯中从来就没有把军事家的称谓给诸葛亮，只让徐庶等人给诸葛亮戴了堪与张良、吕望等人相比的军事家的高帽。诸葛亮二出祁山，即与陈仓守将郝昭一千兵交战，诸葛亮亲至阵前指挥，“云梯”、“冲车”、“掘地道”等战法都用了，昼夜相攻二十余日未能攻下陈仓，诸葛亮败北而去。《三国演义》对这场战事的写法与《三国志》一模一样，只是双方的兵力夸张了，诸葛亮为三十万精兵，郝昭为三千兵。汉中距陈仓很近，可是诸葛亮对路途的情况、陈仓的防守情况一概不知，已到陈仓与敌接战了，还不知陈仓有多少兵，现寻人问之，有这样的军事家吗？

在五丈原，司马懿仅是用了普通的坚守不出战，诸葛亮就一筹莫展，用一件巾帼素衣当谋用当计用，以激司马出战。这诸葛亮他不让那兵通孙、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见笑吗？所以，那愚蠢拙笨的巾帼素衣不但未能激司马懿出战，反被司马懿巧妙地钻了空子，不用派刺探就切实地刺探了诸葛亮军中的实情、细情。这诸葛亮能算军事家吗？是不是他就该进棺材回汉中？或者进棺材回汉中是他的必然。何磊对那“杰出”和“政治家”、“军事家”是不是都应加引号？

原文：“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评：《三国志》的注者裴松之特以注明根本没有“空城计”这件事；诸

诸葛亮一出祁山，司马懿也未到祁山，而是在那里当州官。所谓的“空城计”仅是郭冲为了贬低司马懿随意编造的把戏。根本没有这回事，对诸葛亮英明的论断自然也就化为乌有了。

可是，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对郭冲编造的假“空城计”和裴松之注无“空城计”之文是肯定知之。既知之为何造假？这世界上既知之偏要造假的事多了，那郭冲他不知他自己的东西是假的吗？他主动造假的吗？恐怕未必。本来，以假乱真就是一种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为了达到目的，什么工具、什么手段不可以用呢？

本来，《三国演义》就存在搅乱《三国志》、搅乱正史的问题，罗贯中或者何磊就是要让它以假乱真，让你真假难分，真假不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不是那些说评书的人经常说的两句话吗？但是，真人还是在求其真，并不愿意那么糊里糊涂的真假不分。而且，真的终究假不了，假的也终究真不了。只要有《三国志》在，有研究历史的人在，那假“空城计”终究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的，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的。

这里还要说明的，诸葛亮的一出祁山不仅“空城计”是假的，而且很多都是假的，包括诸葛亮本人也一半是假的，有关司马懿的部分就全是假的。尽管何磊在“前言”里替罗贯中言：“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除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其实，何磊并没有这个权说这些话，他的话也是完全错误的。罗贯中更没有权将曹真的兵马大都督换给司马懿，他这并不是艺术虚构、艺术手法，他这纯粹是直截了当、赤裸裸地篡改历史。如果历史可以随意篡改，那《三国演义》的小说岂不是可以另写，那又会成什么样子？

原文：“作者通过刻划他（诸葛亮）的所谓‘谨慎’、‘谦逊’、‘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

评：对那“谨慎”、“谦逊”、“严于责己”、“清明”、“完人”都加上引号就完全对了，诸葛亮正是那名词的反面人物。罗贯中对其美化也是虚假的。诸葛亮不与主共驻成都，而自己离主别驻汉中，这是自古没有的

事,是对主最大的不忠,而罗贯中赞“忠”,是不是罗贯中的“美化”也应加引号?

原文:“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

评:其实,罗贯中所描写诸葛亮的“忠贞”,最忠贞的就是忠于诸葛亮自己。

如魏延已向刘备跪拜投降,刘备也当即应允,将魏延扶起,而诸葛亮立即拍案大喊:“将魏延绑了!推出斩了!”当场就给刘备以难堪!这窝囊废,没脊骨的刘备就赶快回过头来求诸葛亮放了魏延,魏延也算知趣,又赶快跪在诸葛亮膝下投降,这才得以活命。诸葛亮此行为是臣对君最大的忤逆,诸葛亮的忠岂不就忠他自己?

再如前所说,诸葛亮命关羽去华容道拦截曹操,刘备即说:“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而诸葛亮则说:“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从这罗贯中的描写就可看出诸葛亮最忠的只有他自己。华容道这段事虽没有,而罗贯中描写的这段文字却在《三国演义》里。

原文:“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

评:有句话说:“只提过五关,不提走麦城。”何磊似乎也是只顾及了五关,丢了麦城?

关羽被曹操俘获后,曹操让张辽劝关羽投降,关羽说“玉可碎,而不能变其白”,不降。曹操还让张辽去说,汉献帝在此,实为归汉。关羽又说“吾只降汉不降曹”。张辽跟曹操说了关羽的意思,曹操即说:“可以,可以,曹即汉也。”如此,关羽即降了“汉”。降后,曹操即予以厚爱,请汉献帝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自此,关羽就一直在曹操帐前效力,为曹操破袁绍、斩颜良、诛文丑,立了大功。可是,那时的刘备却正在袁绍帐前效劳,还没有称帝。袁绍当即大怒,愤恨刘备!关羽报答了曹操的厚爱,

也知道了刘备的下落，就又回到了刘备身边，仍为汉寿亭侯。

这五缕长须、威风凛凛的关云长怎么一个人在两面帐前效力？既是降汉不降曹怎么又报答曹操的厚爱？既是汉寿亭侯，怎么在曹操与刘备帐前都是汉寿亭侯？这《三国演义》既是以蜀为正统，蜀怎么不给关羽再封个官衔？这关羽究竟算哪个“汉”中的人？究竟降了还是没降？这玉是变其白了还是没变其白？还是成灰色的了？关羽这段经历对蜀是正統的说法能自圆其说吗？何磊的“前言”可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应该说倒是对了，因为，就依客观存在，依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就对了。所谓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关云长那段经历，从关云长那段经历来看，蜀就称不起正統。

原文：“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

评：陈寿对关羽的写照实为客观，宋、元尊为“真君”、“武安王”全无凭据，“大帝”就更飘渺了。其实，关羽的“忠”“义”也很难成立，哪有今天为曹操效力明天又为刘备效力、朝秦暮楚的“忠义”之士？那玉已经变其白了，已成灰色。关羽怎配与古代圣贤相提并论！古代圣贤的“国以民为本”千古流长，共产党现在还用着“以人为本”，何止只用“以人为本”，用得更多着呢！关羽除了那口青龙刀还可作画用，还有什么能用？

五、原文：“善于描写战争，提供封建社会战争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意义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评：这似乎太抬高罗贯中了。三国中的一些显赫的战争胜利，都是真实的战争指挥者与谋士们的雄才大略的发挥、运用智慧的结果，罗贯中至多就是给重复几句而已。有的人如曹操、司马懿，甚不对他的口味，他甚至还要给歪谬上几句，减淡人之英略。除此以外，罗贯中就会编造“空城计”、“诸葛亮安居平五路”那些虚无缥缈的、不扯实际的所谓“胜利”之战例。那诸葛亮在家里一面观鱼，一面写了四封信就平了曹魏的四路兵马，还剩一路就命邓芝去平了。这战法多“英明”！再就是“武侯斗阵辱仲达”之类，最了不起的是描绘诸葛亮“七擒孟获”了。除